

## 活在星云马云之间

文/玉生烟

犀利中年

我上班的路上要经过一个棋牌室,开了好多年了,长盛不衰。40岁以前,我会想,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啊,到底要怎么样消极的人生,才会无聊到终日在棋牌室消磨时间。40岁以后,我听着棋牌室里哗哗的洗牌声,心生羡慕,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啊,怎么能有这么热闹的人生啊。

我上班的路上要经过一个钥匙摊,40岁以前,来来回回我只看到那些挂着的各式钥匙,从来没有注意过配钥匙的师傅长什么样,我也没有配过钥匙,因为家里的老人把这些琐事都做掉了。40岁以后,遵女儿之命,给她班上配了几回钥匙,我才知道敢情路边晒太阳的老太太原来是开锁高手,她一秒钟就给我配好了钥匙,让我吃惊得半天都合不上嘴。更重要的是,她知道我女儿,也认识我,我天天来来回回,可是实打实地走进了她的眼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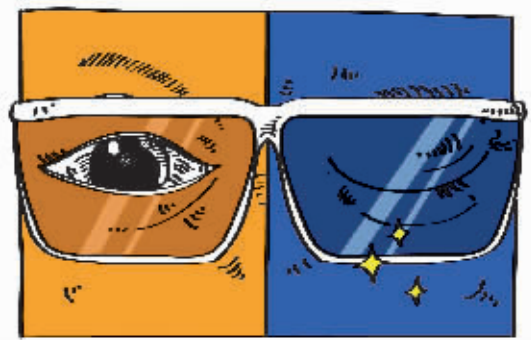
我上班的路上要经过一个很大的银行,它向阳的墙壁很宽大,是冬日晒太阳的好去处。只要天晴,都会聚集着一帮中老年妇女,打毛衣,说家常,或者闭目养神,脸晒得黑红,神情都很放松。40岁以前,我会想,这是一帮多么可怜的人啊,没有正当工作的家庭主妇,她们该过着怎样不堪

的生活啊。40岁以后,我会想,我已经晨昏颠倒了多少年了,晚上总是睡不着,白天总是没得睡,我多想像她们一样,靠着墙壁毫无机心地晒晒太阳啊。

我上班的路上要经过一片小树林,在两栋居民楼之间,真心是小。但是有六株腊梅,路边还有若干茶花。看上去都是自生自长,只有天天经过的人才会知道,两栋楼里住的都是前局长,小树林是有人维护的,所以才没有变成菜地,腊梅也才能旁逸斜出,茶花开得再密也不会被采走。40岁以前,我会选择另外一条宽敞快捷的路走,总是觉得时间不够用,生怕事情做得不够好。40岁以后,我情愿绕着也要经过小树林这条路,因为腊梅花真是香啊,茶花怎么能这么随心所欲地开呢。

有人拿一边是马云一边是星云来形容中产阶级被撕扯的人生。我觉得,人到中年同样是这样的困局啊:一边是创业故事、财富、梦想、活着就要改变世界的热血燃烧;另一边是大师们的恒言,人生本修行,万般皆身外,何必苦苦相争。

新近看到一则新闻,据台湾媒体报道,日前网上流传一篇《巨星碧昂丝都买不到的超级豪宅》的文章,内容描述这



插画/官尔

座价值22亿台币(约4.2亿人民币)的豪宅有多奢华、多高级,不过豆导钮承泽参观这栋豪宅后的感想,则是:“很没吸引力的一栋房子(甚至有点恶心),仅仅适合土豪”。

钮承泽在脸书透露去年11月陪朋友去看这栋超级豪宅,但他的反应并非对房子奢华程度惊叹连连,而是坦言自己在绕了一圈后,就跑到门口抽烟,完全待不下去,边抽烟边看着豪宅想:“这世界好荒谬。”他说自己在那时想通一个道理,“人再有钱一个晚上也只能睡一张床,欲望永远无法填满,还是把心思花在能让这世界变得更好一点的事情上吧!”钮承泽的一席话引发网友热烈讨论。放在40岁以前,我或许真会赞同一些网友的观点,认为钮导是吃不到葡萄反说葡萄酸。但是40岁以

后,我完全认同另一部分网友的观点:“没有家没有人,房子有何用?”

有人叹息说:初期的理想主义退潮后,沙滩上往往就剩下一群中年胖子。他们从沙滩流落到各地的酒桌上,一个个看透世态的聪明样子,让你想象不出在那层脂肪里埋葬过一个充满理想的少年;有人更深刻:眼看一个个有志青年,熟门熟路地堕落了,许多“个人”加起来,便是“时代”。

有人很困惑:为何我年龄越大,看周星驰的电影就越觉心酸?有人回答说:以前觉得把人演成那样很可笑,现在发现人真的就是那样。也有人说:究其原因,我们都变成了自己当初讨厌的模样。人们捍卫周星驰,其实是在捍卫最初远离圆滑世故的自己。

是不是这样呢?

## 慢韵古今同——古琴幽思之一

文/朱凯生

凯风吹

有人说,新的不一定是好的。这是不是说,老的、古的,就一定好的?

我年轻的时候,常常被流行的新东西吸引。那时,改革开放才几年,新东西五花八门,可看可玩的很多。单位里有一台星球牌收录机,我天天玩它,听港台流行歌曲,听美国乡村歌曲,听得不亦乐乎。有时我也听广播,有一天,报纸上说电台要播放中国古曲,于是我准备好磁带,录下了《关山月》、《阳关三叠》等曲子。那是我第一次听古曲,第一次听古琴,一听到琴弦“铮”的一声,我就浑身机灵——世界上居然有如此好听的声音。于是反复听,直到把磁带听到放不出声来为止。原以为我只喜欢流行歌曲这样的新东西,没想到我还喜欢古琴这样的老古董。

后来就收集资料,购买磁带,一遍一遍地听。听得久了,似乎懂得一些门道,知道古琴和古筝的区别,不仅辨得出琴声,知道各自的经典曲目,还研究了二者的历史渊源。再后来,有的曲子我还能背下来,没事一个人哼哼,在自得其乐里感受古人的喜怒哀乐、悲欢离合,在娱己的同时偶尔娱人。

有了互联网之后,听古琴就很容易了。那么多门派,那么多高手,那么多曲目,

一曲一曲地听过去。一般情况是,我把门关上,把声音调到适中,斜倚在椅子上,泡好绿茶,点一下鼠标,琴声升起。我闭上眼睛,想象在一条溪边,有几棵相貌高古的松树,树下有一块大石,一人盘腿而坐,古琴平放腿上,手在弦上,目光却在远处。不知道是目送归鸿,还是眺望群山。旁边三五个人,或站或坐,神情自在。古琴声音浑厚,调子苍凉,在林间回荡。山林清溪的禅意,高人隐士的洒脱,随着琴声如水波般漾出,散发着向往的美质。

就这样听着,不一会儿,心绪就能平静下来,神情趋于自若,精神漫向高远。尤其是最近几年,一有机会,我就听古琴,听得多了,让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一点变化。

这变化之一,就是觉得生活的理想状态应该有快有慢。年轻时斗志旺盛,可以快点,中年以后,就没有必要那么快了。时代飞速变化,我们都被裹挟着快速向前。有时我想,这么快的速度,会让我们收获很多,也会让我们失去不少。古琴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这些普通人懂得,慢有慢的分量,慢有慢的韵致,在速度和效益面前,我们可以找到一个慢的参照,造就一个慢的栖身之地。在

一个晴朗的黄昏或是阴暗的午后,古琴散发出一种魔力,让听琴的人和古琴一样,享受慢的节奏,品味慢的幽情,在慢的环境里,想些慢的事情。

去年12月,樵谷山房文化沙龙请刘善教先生前来讲琴。刘先生是梅庵派古琴传人,技法精湛,名满江南。那天他衣着随意,神情恬淡,略带江南口音的普通话十分清晰,对古琴的讲解简单明了,有一种带有古风的朴素和实诚。作完基本介绍之后,他弹奏了《流水》、《梅花三弄》和《渔樵问答》三首,都是我十分熟悉的古琴曲。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听人弹琴,跟电脑听琴有一点区别——不仅仅是琴声,还有那种现场感。看他手指挥动,琴声悠然而出,很有点手挥五弦、目送归鸿的意境。他对琴、对指法、对旋律都有深切的认识,而有时又能跳出技法的约束,沿着自己的诗性弹奏。我知道很多古代琴手都是文人,他们技法高超——为我一挥手,如听万壑松;曲终人不见,江上数峰青。这么高超的演奏水平,可能与他们的诗人性格和山水情怀有关,一方面注重指法的严谨,一方面又从诗性引发情思,二者结合起来,就有流水般的琴韵。

刘先生带有古风的演奏,

让我很受感染,有一种游走古今的感觉,完全被一种神奇的灵光笼罩着。后来我想,刘先生读古书,听古曲,弹古琴,在古风里寻找趣味,在古曲里展现代人的风貌。他沐浴在古老的旋律中,心接触着古老的灵魂,在那里深得其中之趣味。他从古老的旋律里挖掘古代的精神,体味着古人的情思。那些流传千年的旋律,至今还被他们仔细阅读、聆听、弹奏,自有一种独特的感受,我猜他可能发现了其中某种鲜活的存在。这种存在又唤醒了他的现代意识,思绪灵动,于是在琴声里表达出来,在手指间,他充分感受到了古今交流的快乐。长眠的琴韵被激活了,越过古往今来那道无形的篱笆,漫步走向我们。

刘先生弹琴,也并不全是古风。我的学生小宋学了6年古琴,对古琴有较深的理解。她说有的琴手效法古人,弹琴速度十分缓慢,有时慢得急人,而刘先生弹琴则不是那么慢,他很好地理解了现代人的需要,对古风古韵的把握恰到好处。这一点我也看出来了,兴致浓时,他速度适当加快,有现代人的激情,全然没有老朽的气脉,技法是古人的,韵味却是今人的。结尾时戛然而收,余韵已然没入无声之中,听众只好沿着已有的意味慢慢去体味了。

江花

小山楼 A8

我的清醒始于中年。

我的中年始于一场大病。

春林渐盛,春风初生,春风十里,皆不如我的新生。

凯风自南来。我感受着凯风的吹拂,但风中的秘密我并不知道。

度过半生,把一件件事干完干好之后,才渐渐明白,凯风吹拂过,时已告诉我一切。

编辑 肖方元 版式 郑海仑 校对 赵林